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深深古井巷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深深古井巷

（纳西族） 和晓梅

深深古井巷

（纳西族）和晓梅^{*}

古井深巷是一条幽深狭长的小巷。许多年后，当这座从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沉默的小城一跃变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时，它在指导人们旅游的路线地图上，酷似一段盲肠。

当然，它的得名是因为一口井，一口历史悠久的井。挑水是纳西族女人分内的事，所以古井与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映照出她们美丽的倒影，并铭记了岁月改变她们的短暂过程。任何一个从如花妙龄到苍然憔悴的女人，都在容颜消逝的过程中给它注入生命的灵性，所以它积蓄的便不单是清澈冰凉的水，而是无休无止的发人深省的故事，或更深刻的内容。

^{*} 和晓梅 云南丽江人。女，纳西族。1976年生，199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现在丽江地区中学从事语文教学。12岁开始发表习作，大学期间曾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散文多篇，《深深古井巷》是其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古井深巷的纳西族女人们不知在这条挑水的石板路上打发掉多少寂寥的光阴，也不知幻想过多少飘渺的不切实际的美好人生，她们的水桶通常都很大，为了少跑几趟，于是她们便没有傣族少女挑水时摇曳动人的姿态，只是佝偻着腰背，步履蹒跚；她们也不习惯邀约伙伴，没有白族姑娘那艳丽的引人注目的欢声笑语，她们总是那样沉静地走着，如同一块深蓝色的布。最多，老女人的身边跟着一个抱猫咪的小女孩，或者年轻女人身边跑着一只健壮的黑狗。她们在恋爱的时候或许也很奔放，但在我眼中，她们干活时是很沉默的，沉默显示了她们对辛勤劳作的巨大的承受力，也显示了她们对生活的宽容与虔诚。

某一年的春季，一个穿月白色外衫的姑娘悄然出现在这支没有队形的队伍中，但是她同这一片深蓝色的臃肿格格不入，显得纤细明快，她是我们家的新嫁娘，是我父亲的二嫂，我们的二伯妈，古井深巷的人们都知道。

我父亲排列老五，当时尚不足十岁，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二伯妈的到来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他说她是一个温和漂亮的女人，很勤快，但不说话，总是浅浅地微笑，闲着的时候两只手交叠着放在小腹前。她不与人亲近，用那种淡淡的微笑将人拒之于心灵之外，倒是与她带来的那只猫却形影不离。没人喜欢那只猫，不但肥胖而且丑陋，总是瞪着一双可恶的绿眼睛怀疑地看着别人，这种人才具有的眼神弄得人们浑身不舒服。

我父亲常常躲在阁楼里偷看这个奇异的女人。她有一头浓密的长到腰的头发，编成辫，又把辫子盘成髻，用一个菊

花形的发针别在脑后，所以她的头显得格外大。

有一天大清早，我父亲起得很迟，他迟迟疑疑地走到院子里，那时候他大概觉得心里特别空寥，随即他看见我的二伯妈的背影，三伯妈她正弓着腰洗头，父亲便站在她的身后默不作声地看着她，这一天很奇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太阳黄澄澄地悬挂着，虽然是清晨却有些像黄昏，二伯妈突然回过头来，冲他笑了一下，她笑得很蹊跷，看样子父亲为此并不快乐。然后他慢吞吞地爬到西面阁楼上，他很饿，但是没有人招呼他吃早饭，他爬到阁楼上是为了找一两个鸡蛋，阁楼上按纳西人的习惯摆着许多厚重的木箱，里面放着米、面、鸡蛋或是其他的粮食，他没有找到鸡蛋，但是无意中看到院子中心的二伯妈，她已经洗完了头，把潮湿的头发一古脑儿零乱地披散着，她站在阳光下，用手翻弄着头发，这手显得格外白皙和纤长。后来听父亲说她的头发不是黑色，而是板栗色，在阳光下发着棕红的光，于是她的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板栗的香气，这景象美丽而鬼魅，让他不知不觉发起了呆。直到感觉身后有一种轻微的若有若无的响动才猛地回头一看，在阁楼有些阴冷的光线里，父亲看到那只猫定定地看着她，那只二伯妈出嫁时一直抱在怀里的猫，眯着绿色的眼睛带着一种表情看定了他，父亲觉得这种表情很熟悉，突然就想起刚才二伯妈回头一笑时的眼神，与这只猫此时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手心出了汗，头也眩晕起来，竟直挺挺地晕倒过去，随着倒地的动作，猫轻捷地跳到箱子上，继续直勾勾地看着父亲。

这一次我父亲大病了三天三夜，他这一病给全家族劫数性的命运埋下了隐患。那段时间我们家请来作法的东巴为他

“驱鬼”，单调清脆的铃声终日绕耳不绝，整条古井深巷的人们都在议论着父亲这莫名其妙的病，他们一致认为：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数天后，我父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他对猫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后来发展到不能见到猫，也不能听到猫的叫声。事实上，二伯妈带来的那只猫是从来也不曾叫过的，它只是瞪着一双幽蓝的眼睛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定定地看人。我父亲听到的猫叫声多半是邻居家发出来的，他一听到这种凄惨发腻的叫声就会脸色煞白，全身抽搐，几乎晕死过去。那段时间，家人一面严防各种各样的猫跑到我们家来，一面商议弄死二伯妈带来的那只奇怪的猫。老人们多认为这种年数大的猫通常都带有鬼气，我的奶奶尤其是信这些的，所以当我父亲因为猫的缘故剧烈地发病时，她就将极严厉的目光投向二伯妈，当然，不会有人指责她，纳西族的规矩是不为难新嫁娘的。但是二伯妈极其敏感，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困难状况，因而为人处事愈发小心翼翼。她基本上不再说话了，有时候她出门挑水，只是为了放松一下她和她的猫随时紧绷的神经。古井深巷的老人们见过我们家的二伯妈在月上柳梢时出门挑水，穿着月白色的衣服，轻盈地走在月光下，年迈的猫无声地走在她的旁边，迈着迟缓的脚步，充满鬼魅的眼睛幽幽地亮着。

坐在古井边的台阶上，二伯妈借着皎洁的月光吃力地辨别井中那黯淡的影子，恨恨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做老板娘也做娼妓的漂亮外乡人，由于这样的身世，她的一生都处在那种微妙的淡漠中，这就使她长久地拥有一种孤独感。但

是，此刻她没法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们用来做旅栈的阁楼，以及那几个没有生计的投靠母亲的本地姑娘，其中一个会绣很精致的鞋垫。

她恨她的母亲，太贪钱又爱慕虚荣，将她送到这里，愈恨便愈怀念以往的日子，每晚都是一个自由的热闹的夜。很小的时候，她就喜欢灿烂的灯光，喜欢偷着将母亲的胭脂涂在脸上、唇上，喜欢模仿母亲温柔而妩媚的娇笑，她还喜欢到那些酒气熏天的客人当中去，听他们赞美自己漂亮，争着做她的父亲，争得要打架，然后送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给她。他们多半是长年在外的带马帮的生意人，性格豪爽又讲义气。她从不知自己的父亲，也不想知道，要知道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她一直过得很好。但是如今，随着她的出嫁，这个世界的圆满被粗暴地打破，连猫也不得活，今后的日子不知该怎样的惨痛。

月光清冷完整地倒映在悠悠散发着凉气的水中，被二伯妈拿桶一搅和，变成了破碎的光，四散开去，她仿佛觉得自己的心也如同这月亮似的，支离破碎地消散到水中去了，半天都聚拢不过来。

父亲时断时续的发作给整个家族罩上一层难以驱散的阴影，消灭猫的计划一日比一日成形。因注意力集中到猫和它的主人身上，整个家族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二伯妈与猫之间有着可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前面说过，这只猫是从来不会叫的，二伯妈也从不用呼唤猫的声音去招呼它，想到它的时候，她便眯起眼睛四处张望，而这只猫便会停止一切活动窜到她的身边。还有在走路的时候，她轻盈得一点

声音都没有，有几次，家族中的另外两个年轻女子，大伯妈和小姑会发出瘁人的惊叫，那是因为二伯妈一声不响地站在她们身后。“关键是她的眼睛。”她们常常躲在窗下观察和议论二伯妈。她的眼睛是非常漂亮的，在阳光下常眯缝起来，深褐色的眼珠变成扁圆，浓密的睫毛慵懒地垂着，但是到了漆黑的夜里，她的眼睛就变得溜圆，睫毛也虎气生生地直立着，微微上卷，这就使她整个人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

人们越看便越觉得二伯妈是一只成精的猫，或是那只成精的猫便是二伯妈，我奶奶还突然想起来办喜事的那一天二伯妈竟也没有脱去那件月白色的衣服，喜袍下摆露出一圈白边来，这明显是蓄意的凶兆，她忿忿地诅咒着二伯妈的母亲。

这一切最先激怒的是二伯父，二伯妈的丈夫，虽然我们在前面一直没有提到他，但他绝对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古井深巷是一条幽深狭长的死巷，人们的思想仿佛被巷道两旁倾斜古旧的房屋挤压过一样，显得迟钝缓慢，因而这里几辈子没有出过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倘若要出一个不得了的人物，那么便是二伯父，理由是他有胆识，有力气。老人们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临近过年，一个年约三十来岁的货郎走进小巷，他手中拿着一柄精致的铜钹，边走边敲，声音动听，二伯父看中这漂亮的玩意儿，起先用几枚当时很希罕的玻璃珠子去换，遭到拒绝后气愤难平，竟纠集十二三岁的同伴大打出手，抢走了货郎的东西，还将他五花大绑扔到小河水里。这件事被治家严厉的爷爷知道，将他捉住好一顿吊打，据说惨叫声令整条巷子的人们感到心惊肉跳。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交出那柄铜钹，而

且事后也确实证明他看中的这样东西价值连城。是宋代演奏洞经音乐的必要乐器，一九六八年我父亲将它交还给国家，他说那一分钟他仿佛感觉到这小巧的铜器上遗留着二伯父肚皮上的余温。他曾经将它别在裤腰上挺过一场暴风雨般的毒打。第二天人们见他一条肮脏的纱巾吊着右手站在巷口看人做棉花糖，问他昨夜如何，他甚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传说那年他还不足十三岁。

然而如今这个英雄已经长到二十多岁了，个头却不跟着长，不足一米六的身高大大折损了他的光辉形象。好在纳西族有一句谚语叫“矮个儿有本事”。人们用这句话安慰他的父母亲。

眼下要消灭这只猫对于他来说是很痛快的，他本就痛恨着这只寸步不离二伯妈的猫。究其原因，我们还得将故事退回到他们的新婚之日，那是冬日爽晴的一天，那一天令我们整个家族甚至整条古井深巷的人家都为之振奋，明媚的阳光下顶顶简陋的花轿颠颠地由远而近，载来了如花似玉的二伯妈。二伯父本也没想到是一个俊俏的新娘。他原本坐在台阶上眯着眼晒太阳，看见花轿来了也只是懒懒地站起身往里瞟了一眼，他隐约看见一只肥白的猫静静地卧在轿中人的腿上，她的一只葱玉般的手轻抚在那纯白的毛中，这一双手令他觉得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便来了兴趣，在人们的欢笑声中，乐颠颠地将新娘迎下轿，新娘也落落大方，走出轿来，亭亭地站直腰，竟比二伯父高出大半个头去，有那么一瞬间，一丝短短的不快掠过二伯父的脸庞，仿佛看见那两个吹喜调的疲惫的年轻人咧开龟裂的嘴唇笑了一下，他一定觉得那是在笑

他们不协调的身高。但是这种不快立刻就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的赞叹声、贺喜声驱得烟消云散。他被一种亢奋的喜悦鼓舞得飘飘然，不知所措，而且终于盼到了夜的来临。

新娘起先端坐在绣有大红凤凰的喜床上，赶了一天的路，疲倦一阵阵袭来，使得她东倒西歪，但她又不敢睡下去，怕弄乱床上一块码一块整齐地摆放着的被褥。先是羊毛毡毯，然后是大红缎面的被盖，翠绿色的床垫，轻柔的浅红色的帐子，最上边是一套鲜艳的外衣，雪白的百褶裙，红得夺目的褂子以及浆硬的羊皮坎肩，那上面整齐地排列着七枚绣得格外精致的星星。她本不大懂纳西族的规矩，深怕得罪人，于是硬撑着，实在熬不过去了就伏在床边修饰得整整齐齐喜气洋洋的八仙桌上，睡了过去。

二伯父推门进去，恰逢看见她轻轻地起伏着肩背，案上喜烛朦胧的火焰给她光洁的头发抹上一层棕红的光亮。他走到她旁边去，她的头发上那美丽的亮光使他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摸一摸，这时二伯父发现新娘带来的那只猫依旧蜷在她的膝盖上打着呼噜，身体一起一伏。

他有些恼火，或许也是因为喝了酒，觉得这只猫实在不该占据这块地盘，就一把将它拎到地上，猫打着激灵清醒过来，反而一纵身灵敏地跃回原处。他大光其火，决定将猫关到门外去，于是狠狠地抓住猫，这就弄醒了二伯妈，她呼地抬起头来，面色通红，睡意没有退尽的眼睛显得朦胧深郁：“你不要动它！”她的声音在二伯父听来显得尖厉而陌生，而且她那种维护至亲的神情和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口气使他恼羞

成怒，他更紧地掐住猫，感受到它很重，在他的手里沉默但有力地挣扎着。“放下它，听见没有。”二伯妈生气地跺着脚，但是她很快就不吱声了，因为这是徒劳的，她从这个男人矮小但粗壮的背影和他义无反顾的脚步中看出一种执拗的意志力，这使她感到绝望。

二伯父将猫狠狠扔出去，仔细关好门，然后反身朝她走来，他凑近她，嗅到一股极淡极淡的清香，然后他触摸到她温热柔软的躯体，这就使他饥饿的躯体狂热起来，他动情地去抚摸她，尤其是当感到她并没有怎样反抗时，他的情感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然而，这个时候，一丝明显的嘲讽的表情无法按捺地掠过二伯妈的脸，偏巧被二伯父捕捉到了，这就令人感到恶心，而且耻辱，他感觉这种表情是因为她看到后边的什么东西而产生的，这样一来，他就觉得无数双针芒般的眼睛盯着他光裸的脊背。

于是往后一看，他看见那只猫——那只被他甩出去的猫正蹲在床尾，安静但充满蔑视地望着他们。

“它是怎么进来的呢？”看着密封完好的门窗他首先想到这个问题，恐惧和愤怒占据了他的全部，他感到全身软下来，脊背凉凉地冒着冷气。就在这时候二伯父丧失了对女人的兴趣，从此将女人美丽动人的躯体作为一个盘踞在脑海中的永远的噩梦，当这个噩梦浮现出来的时候，他的整个脑海中就只有二伯妈腮边挂着的那丝嘲讽的笑。

这种状况一直折磨着二伯父，于是他把全部怨气都迁怒到猫的身上。他在二伯妈不太注意的一天抓住这只猫，然后在大嫂与小妹的帮助下用一根结实的麻绳将它拴到阁楼上。

猫一直很安静，不动也不挣扎，仿佛意识不到即将降临的危险。二伯父反而一时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他在阁楼里转了一圈，无意地往楼下看了看，他发现二伯妈挑着空桶从厨房里走出来，她四下转着身子寻找她的宠物，二伯父赶紧弯下身子惟恐被她发现，她显然很焦急，将扁担架在空桶上，朝着大门走去，然后她想了想又折回到婆婆住的房间里来回张望，她没有看到她要找的东西，却看见婆婆阴沉着脸走出来，她嚅嗫着匆匆跑回厨房，慌乱和羞愧使她满脸通红。这就引起了刚从厨房出来的与她撞个正着的三伯父的注意，这是个被全家族人忽视的角色，他当时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男孩，总是认真细致地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不关心别人，也不操心家里边的事，平日里吃饱了饭就出门和他的朋友闲聊狂荡。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纨绔弟子，我父亲的家庭充其量只是中产阶级，未能给他提供放肆挥霍的条件，所以他也只是跟着别巷的那些手上架着鹰的富家子弟胡乱跑跑，他的这种活法让家里凡是有点自尊的人都觉得齜齜，久而久之便小瞧了他，当时与他比较亲密的就算我父亲，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的三哥是整个家族中最漂亮的男孩，皮肤白净，身材高大，虽是终日游手好闲却显得风流洒脱，我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毫不掩饰他流露出对这位三哥的崇拜以及对他的无限留恋。

这时候，二伯妈一脸张皇的模样吸引了三伯父，他的正值青春期的心理突然涌出一阵微妙的颤动。于是他转身跟着二伯妈进了厨房，厨房的光线有些暗，他只看见这个玲珑的女人坐在灶前的凳子上，将脸埋在双手里，他上前碰了碰她

的肩膀，用他少有的热心语气问道：“二嫂，谁欺负你了？”二伯妈抬起潮湿的眼睛，看着这张年轻得令人感到毫无安全与自信的脸，绝望地说：“他们藏了我的猫，他们要杀死它。”泪水汪在她的眼睛里打着转，始终没有掉下来，“这就是他们的不是了，关你的猫什么事，我去帮你找回来。”三伯父显出了侠义心肠，且说且快步往外走，这在他亦是很奇异的，她对他这种不同寻常的热心感到不安，但是犹豫了一下，她还是跟着他出去了。

而此时在楼上的人们正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本也不想把家弄得遍地血腥，商议的结果是用旧衣服把猫包了出去，再拴上大石头沉溺到水田里。然而这只猫此时却大不安宁起来，它仿佛知道主人正焦急地寻觅着它。兀自蹿上蹿下想挣脱这又细又牢的尼龙绳，喉咙里发出疹人的呜咽声，几个人暂时也奈何不了它，这时候大伯妈忽然焦急地轻叫起来：“快点快点，他们要过来了！”

二伯父突然下了决心，他敏捷地按住猫，双手用足了力气卡住它的脖子，他看见猫痛苦地眯缝着眼睛，四只爪子吃力地撑住地面，发出疹人的抓挠木地板的声音。但是他们俩走近阁楼了，说话声都能清楚地听到，他们听到三伯父说了一句：我上阁楼看看。然后就是噤噤有力而快捷的上楼声音，他们还听到二伯妈跟在后边迟疑的脚步声。两个女人呼地站起来，手足无措地对视着。

三伯父没想到阁楼上会有那么多人，几乎打了一个跟跄。倒是二伯妈先发现了她的猫，她扑上去想掰开丈夫的手，但是二伯父一把将她推出去三四步远。这一回，她也顾不上了，哭

喊起来：“不要杀它，它怎么你了？”这样的哭喊无疑是火上浇油，再加上她的撕咬，极要面子的二伯父恼羞成怒，他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他放下猫，腾出手来，狠狠打了她一个耳光。将她推倒在地，这一推很重，二伯妈跌坐在地上，她撞倒了一个盛放鸡蛋的篮子，蛋清和蛋黄流了一地，她的大嫂和小姑在她沉重地倒地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尖叫一声，但没有人来扶她。她把手撑在地上，滑腻的蛋清蛋黄涂了她满手，眼泪如泉水一般涌将出来，二伯父——她共同生活的丈夫给她的这沉重的一掌，不仅摧毁了她作为新娘的自尊心，也彻底打破了她对他这个家的所有企盼与美好梦想，这时候她切肤地感受到那份酸楚而孤独在空气中的真实存在。

暂时静了下来，大家听到闻讯赶来的老奶奶那迟缓、稳重的上楼声，那只奄奄一息的重新获得生命的猫痛楚地看着心灵与它相通的女主人，它好像知道她那空洞而干涩的心需要抚慰，此刻它只愿到她的身边去，它伏在地上向着她的方向爬去，麻绳深深地勒进它的脖子，使得那深绿色的夜一般的眼睛极大地突出来，但是它依然奋不顾身地用力挣着，身子被拉长，整个情景显得古怪而惨烈，一副生命已不值得怜惜神态。

听完这个故事后，我觉得动物都有一种人们无法捉摸的灵性与情感，它们可以最高程度地与人类相通，因此我对动物一直很和善。

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奶奶终于发话了：“把猫还给她吧！”她平静地说。三伯父如同得了赦免令利手利脚地上去解绳子，一边絮絮叨叨地说：“就是嘛，这跟猫有什么关系，五

弟怕猫准是老鼠缠上的，若是猫缠上了他怕猫干什么，他该亲近猫才是。”绳子系了死结，他试了几次没有解开，便掏出一把锋利的刀割断绳子。大家听了他的话，都装成没有听见的样子，于是这气氛便有些尴尬。

“起来去洗洗头发，可能要多放一点碱。”这话是奶奶对二伯妈说的，语气虽是平静如一潭静水，却隐隐透出威严。得到暗示的大伯妈连忙去搀扶二伯妈，然后奶奶一言不发慢慢朝外走，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看二伯父一眼，也没有同他说一句话，虽然她宁愿护着他。其实她从内心里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觉得她漂亮而古怪，这样的女人通常都有奇怪的魅力，会引起内患，自古都如此。但是眼下她是一家之主，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让这个家闹得不可开交的。所以，当她用右手扶着墙壁一步一步蹒跚地下楼梯时，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三伯父将脖子上还系着一段麻绳的猫抱还给二伯妈，失而复得的宠物令她百感交集。三伯父同情地望着她，用近乎温柔的语气说：“以后招呼好你的猫，不要再弄丢了。”二伯妈接过猫，她的手触到了三伯父温暖的手，这一无意识而且短暂的接触使她的心大概跟着激灵地跳动了一下。她一定觉得先前那铺天盖地压得人无法呼吸的孤独正慢慢消散了去，沉甸甸的心渐渐缓过劲来。她也许希望这只年轻的手能够缝合她心灵深处的伤口，最终在结头处也用麻绳拴上一个死结，若要解开它，就得剪断记忆。

日子即使是干涩而绵长的，可依旧要过下去，年轻的女人尤其清楚这一点，所以二伯妈照例是早早起床，梳理好美

丽的长发，该干什么干什么。

父亲的疯颠症时断时续，只不过越见越稀，待过了年便几乎痊愈了。

各人按照各人的方式活着，人大凡都有“习惯”什么的本事，再困难再艰涩的事情，只要习惯便也不觉得怎样了。更何况，日子本来就是这样，或许就要不紧不慢，单调而有节奏地走到尽头，若不是三伯父的婚事，那么准是这样了。

又是冬天。

我们还记得，三年前的冬天，漂亮的二伯妈进了家门，而三年后的冬天，另一个女人走进我们的生活，这一次的婚事排场得多，光吹喜调奏喜乐的师傅就站了两排，且一律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一律剃了青亮的光头，在阳光下烁烁地亮着，他们身后跟着几位舞狮和舞纸鹤的勒巴老人。鞭炮声锣鼓声震山地响着，鞭炮纸屑满天飞扬，孩子们欢天喜地跑来跑去地捡那些未炸的哑炮。刚走进巷口，新娘就从轿里下来了，她齐整地穿着纳西族嫁娘的盛装——水月红的马褂，雪白的百褶裙，色彩艳丽的七星羊皮。她还配齐了传统的首饰，闪着绿色的凉光的玉耳坠，雕着细密花纹的玉手镯以及精致考究的戒指。光艳夺目的盛装衬托着一张苍白的小脸。她在喜娘搀扶下走出轿来，红肿着一双眼睛，因为她在离家时已经哭过一回，现在到了夫家门口按规矩还要再哭喊挣扎一番的，定要做出悲天怜人的惨状，一定要让旁人相信这一家的女儿是如何依恋孝顺父母，如何不愿出嫁。这便是后来民族学研究中很有一些记载的纳西族人哭嫁的风俗。

这一回的婚礼全按纳西族礼节来进行，因为三伯父娶的

是名媛后代，镇长木氏家族的女儿，她是我们家引以为荣的人物，因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哭嫁演绎得越来越热闹，到了家门口，她竟抱着门柱不愿进门了。美丽的羊皮坎肩已经散了许多回，雪白的背带拖在地上，上面留下了喜娘的许多个脚印，脸上早已是惨不忍睹的一塌糊涂，但是悲哀却是真真切切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

哭嫁时间一长，可就苦了后边一长串背妇。她们都是女方请来背嫁妆的妇女，嫁妆在到夫家之前断不可停放在中途，据说这样的婚姻会夭折，因而她们一律长得粗壮结实，但也都耐不住了，尤其是那些背沉重木箱的妇人，她们弓着身子，汗水顺着额头，脖颈，胸沟一个劲地往下淌。她们吃力地抬起头，热切盼望这一切快些结束。

于是三伯父上前劝慰，他其实早已不耐烦，手上暗自用了力，新娘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被他拖拉进门，一过门槛，哭声便猛地打住，这也是有规矩的，这个世界一下子清静了许多，很多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不少人，尤其是那些粗壮的男老爷儿们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掠过三年前那一幕——二伯妈一身红，从轿里钻出来，自个儿款款地直起腰，雪白的猫儿灵活地窜到地下，天蓝得逼眼，衬得那红愈加夺目。

我们的二伯妈呢？她微笑着忙碌了一整天。她听着那熟悉的喜调，那狂热的碗盏相碰的声音，看着那进进出出的各式各样的人们，仿佛觉得这三年时间只是“噔”地跳动了一下。

新娘已经进了洞房，她便疲惫地一步一步上了楼进了自

己的房间，本来就窄小的房间堆满了为腾新房搬出来的旧家具物什，凌乱不堪。但是夕阳的余晖黄黄地射进小屋来，其景象却灿烂而温暖。她静静地坐着，很慌乱，大概不能不去想三伯父的那双纤长而灵活的手。她的心曾为它猛烈地跳过，也为它动人地幻想过，但这双手不属于她，过去不，将来也不，它属于这个苍白而平庸的女人，她想象不出来这双手将怎样去做，不管怎样，她的心都会隐隐作痛，楼下喧闹嘈杂的声音仿佛越来越远，她就这样坐着，等待浓厚沉重的暮色降临，填满这寂寥的小屋。

新的清晨来临了，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的三伯父说他头痛欲裂，他费力地睁开眼睛，身边就有了一个女子平平的背影，她仿佛在梳头，将一绺头发含在口中。他依稀记起昨夜结了婚，娶了一个脸色蜡黄的小个子女人。但这一切仿佛又是一个遥远的梦，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翻一个身，意欲再沉沉睡去，但这一回却不能安生了。收拾完毕的新娘子上来催他快起。喊了几声见他没有起的意思，便压低声音狠狠说道：“今天起得这样迟，你不要脸我可还想在你们家抬着头做人呢！你倒是起还是不起？大清八早的我没力气跟你发火。”三伯父听她说得严重，只得快地起了床。

他们出了房间，迎面遇见挑水归来的二伯妈，她的鼻尖和脸颊被这冬日的寒气冻得通红，眼睫毛似乎沾上了水气，潮潮的，这使她看上去像哭过一样。她笑着说：“三叔，新娘子，大冷天起那么早呀？！”她的猫也没有停步，“忽”地窜进厨房，她也就跟了去。只是三伯父觉出了她的变化，觉得不快。她以前待他可不是这样客气的。在没有人的时候，她常常睁着

那双明媚的眼睛火火地注视着他，当他迎接了她的目光之后，她便会羞红脸，眼里涌上一片水雾。这使他莫名其妙地躁动起来。有时候她给他盛饭，有意用凉凉的指尖触动到他的手。她天生就具有令男人心动的魅力，又乐意将这份动人的魅力生机勃勃地辐射给他。三伯父怎么能读不懂她的暗示呢？只是一来觉得对不起自己兄弟，二来他的年龄也的确不大，充其量只是一个未开化的孩子，玩乐游荡于他还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他情愿只在心中与她有着别人无法洞察的爱恋，而且这种微妙的若有若无的情感委实比公开热烈的爱情要有趣，神秘得多。

有一次，金梅花开的季节，二伯妈挑水回来，随手将一枝新鲜的金梅花插在三伯父房间的门扣上，一整天，没有人去动这只花，它静静地吐露着芬芳，懒懒地枯萎，到了第二天的清晨，二伯妈看见它还可怜兮兮地插在原地，她走上前去将花拿到手中，不料三伯父突然钻了出来，她的拿着那只枯萎的花的手被他牢牢地捉住，这一天三伯父的情绪很好，胆子也很大，看看周围没有人，便将她拉到怀中在她的眼窝处快速地吻了一下，她微微颤动的睫毛和她温和软绵的胸，仿佛有些感动，但还是很快放开了她。二伯妈在被他捉住手时轻轻地叫了一声，但是她还来不及挣扎一下他就放开了她，等她反应过来，这个得意洋洋的年轻人已经拿着那朵枯萎的金梅花扬长而去，留下她粉红着一张脸茫然地站着。无数个寂寞的夜里，这个短短的情节不知反反复复温暖了她多少遍。

现在，三伯父隐约预感一种美好的生活将离他而去，不由苦闷起来。

我父亲自从病好以后就不大与亲人亲近了，他常常独自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发呆的时候他的口中就念叨着：“又来了，又来了。”他指的是大雁，一群一群地从高爽的天空飞过，飞得很高，看上去只是一些小黑点。

同样时常发呆的还有老奶奶，一个又一个小家庭建立起来了，小孩子们也陆续要降临，这个家总之是要分出去一部分的，只是怎么分都不合理，她有心留老大，憨厚、沉稳，又在小学校里做教员，收入稳定，但怎么一生就生出三个女儿来。老二也好，最懂孝顺，又在邮局中有差事，只是媳妇却怪怪的，再则都三年了也不见动静。这样一来她的心事就又转到一边去。缘由自然是不会去问的，但看到儿子那蔫不啦唧的沮丧模样，她要担很大的心。那么老三呢？媳妇倒是最讲礼节，但儿子随时心不在焉，又没有正经的事做，终日游手好闲，把家交给他怎能放心。但不交给他又怎地，难道把镇长的女儿也分出去吗？她很犯难。

分家的阴影是越来越浓重了，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逐渐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饭桌上有意无意的提及还是私下里的严肃交谈，都会让人心情复杂。纳西族是个很在意居所的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古城中的人们，没有象样的住所必将遭受歧视，另立门户，起房盖屋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没有相当的物力财力是难以想象的，因而任何家庭都不愿意让这艰辛的命运落到自己头上。

对于三伯父来说，分家意味着二伯妈将永远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他对于这一点很惧怕。现在虽然二伯妈对他很客气，已近乎于冷淡的份上，但是只要他的眼中有她，能看见她挑

着水颤颤地走进家来，能看见她弯着腰洗菜，能看见她站在院子中心梳洗美丽的长发，在他都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仿佛心中有一只温柔的小鹿静静地卧着，三伯父会感到平静而安详。

他的妻子诚然是知礼的，但过分的守礼节使她变得没有激情。起先，她力图把在娘家的一些习惯带过来，比如：妇女不同桌吃饭，这是纳西族很古老的一个规矩了，但我们家由于是老奶奶主管，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废除了一些不利于女人的风俗。第一天吃饭三伯妈就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并率先离开饭桌到灶前吃饭，这就使在座的女人们极大地发起窘来，觉得自己露出平民的小家子气，但她们也没有就此改变长年的习惯。于是三伯妈一个人就变得很没趣，却又没有人给她搭台阶让她回到饭桌上来。这件事情后来在极尴尬的景况中不了了之。

父亲说三伯妈是一个乏味的、没有生命力的人，她每天都摩擦着两片薄嘴唇讲许多话，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大家都很尊敬她，但一旦习惯她那无休无止的毫无意义的罗列之后，就有礼貌地一笑走开。

三伯父有时候惊异地发现，当他的妻子冲着他喋喋不休的时候，她的声音仿佛消散到空中去，越来越轻，越来越不可捉摸，他的整个脑海中都只有这两张苍白无血色的薄嘴唇上下翻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庸俗而平淡的女人给他注入了新鲜的性意识，他一定会不可遏制地思念二伯妈。而且她离他越远，对他越淡，他的思念就越强烈。

这段时间，天气乍暖还寒，人们总是在清晨和黄昏时分

追逐那淡薄的阳光。三伯父正百无聊赖，拿着一本书东走西走，他的新嫁娘从娘家带来许多书让他阅读，他本不是一个爱书的人，装模作样地看书无非是为了少听一些空洞的说教，落个耳根清静。

忽然他就看见二伯妈进了家门，抬着一大簸箕水淋淋的洗净的菜，或许是弄潮了脚，便放下菜走到阳光下，跺一跺脚，然后她抬起头来，将手搭在额头上眯缝着眼睛去看那昏黄的太阳。那只沉默的猫照例在她的脚边走来走去，三年来，这只猫也老了许多，肩骨突了出来，脖子上的毛也掉了一大片，只是那段打了死结的绿色麻绳还在，无时无刻地显示着它的独特的命运。

这一段麻绳将三伯父这三年来的复杂的情感引发出来，他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喊了一声：“儿翠！”这是二伯妈的名字，我父亲后来回忆说是李儿翠，抑或是黎儿翠已记得不太清了。当时三伯父喊了一声她的名字便愣住不知再讲什么。吃了一惊的二伯妈回头看见三伯父那奇异的表情心中再清楚不过，她白着一张脸低了头，匆匆抬起簸箕就往厨房走，不知为什么她盘着的发髻散了下来，一根长辫在她苗条的后腰上蛇一样地扭动着，他没有跟上去，只是看着一长串的从簸箕里淋下的水发呆，他感觉这个女人的命运跟水一样，从他的指间流走，什么也不曾留下，倒弄了两手的湿。

机会被他等来了。或者说生活中常常都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他以前并不怎么在意罢了。

我们家的一个远亲归了西，按照风俗，我父亲这一辈的男人都要替这位他们称之为姑太太的老人守灵。而三伯妈这

一天刚好要回娘家，于是三伯父便借故留在家中，他耐心地等到深夜，确信妻子不会突然返回，确信他的兄弟们在香雾缭绕的灵堂里昏昏欲睡时，轻轻地上了二伯妈的房间，起先他敲敲门，发现门并没有插上，便推门而入，他又担心她从睡梦中惊醒叫出声来，就只得压低声音轻唤她的名字。二伯妈果然很惊怕，但没有骇人地惊叫，只是问他来做什么。其实他也真的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他很茫然。

他看见朦胧的夜光中二伯妈洁白的肩臂幽幽地反着光，觉得这个女人是如此令人震撼，她有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美丽，于是他走上前去将她搂在怀里。

她不答话，也不反抗。她的手被他紧紧地捏着，已经感到生生作疼。

她冷静地等待着，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她脸上又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这种下意识的笑容或许模仿自她的母亲，或许天生便具有，总之这种笑容使她显得刻毒和放荡。

她颤着身体依旧保持着清醒，依旧保持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鄙夷的笑。直到他将她义无反顾地按倒下去，让她感受到他整个强有力的身躯时，这个长年遭冷遇的女人才被这灼人的火焰点燃，且不可收拾地熊熊燃烧起来，她在他的耳边极轻极有节制地呻唤，她的纤长的蓄有长指甲的手缓缓滑过他的脊梁。夜一片漆黑，但她感受到一片橘黄的温柔的灯光，仿佛回到许多年前那个五彩缤纷的家，而且像是听到一阵又一阵造作的娇笑，还像从门缝中偷见母亲，挺着她秀颀的脖子仰面躺着，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她坠入到过去或将来的幻觉中，完全丧失了自己。直到他放开她，温柔地替她抹去脸上的泪水，压低着声音问她：“我哥待你还好吗”时，她才回到现实中来，但是她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虽然那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觉得自己在等待这个问题的来临，等待有人来过问，谁问都可以，没有关系，就算这里的“好”并不指她认为的“好”也没有关系。

现在有人问了，然而她猝不及防。

“好罢？！好得很。”她的脸上突的布满了悲凉的嘲讽，她的泪还没有干，在黑夜里这种表情就显得古怪而刁蛮。“他好得很，从来也不动我，从来不做男女的事。”她咬着牙说话，鄙恶从她的牙缝里连续不断地涌出来，三伯父吓了一大跳。“你们——从来都不做吗？”他感到说这句话格外吃力，而且分明觉得脸红起来。“啊！——”她像是笑出来，短促，造作而干涩。“他也做，但是他用手做，他的手像要把我的肝脏都挖出来。”她慵懒地说，三伯父听得毛骨悚然：“不从不可以吗？”“可以呀！只要你挺得住打，而且还不得叫出声音来。”她尽力掩饰自己对爱的渴望，把一切都说得平淡无奇。仿佛是生活强加给她的。

“有一次他喝了酒，硬逼着我……脱光衣服做给他看，我不从，竟将我从床上踹下来，用烛碗敲我的门牙，说要敲断我的所有牙齿，饿死我……”她沉沉地述说着，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件又一件，用一种烟花女子使用的冰冷而残酷的语调，但是她愈这样淡漠，流露的痛楚便越深厚。一阵又一阵来自躯体深处的冲动冲撞着三伯父，他很想给这个叫李儿翠的苦命女人以完整的爱情，但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不知该

怎么做，除了抱紧她之外，他一言不发。

夜的浓黑慢慢退了去，他走出房间，一打开门，守候在门外的老猫以极不可思议的速度刺溜一声钻进来，那幽绿的眼睛仿佛含着一股怨气在三伯父面前一闪而过，他慢慢地下了楼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二哥的不正常定与这只可怕的猫有什么联系，他想起几年前二哥定要置死这只猫的情景，几乎肯定了这种想法。

“下一次，他说的下一次在哪里呢？”二伯妈茫然地想着，有了这一夜她断然拒绝了丈夫那常人难以置信的想法，她的火气很旺，丝毫不让，一副厌恶的表情弄得二伯父狼狈不堪，而且令他感到刻骨的耻辱。他有时将她狠狠地压在身子底下，逼视着她，渐渐的，一种狼一样的神气布满了他的眼睛，然而她也毫无惧色地迎着，他们俩人很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夫妻情分已经消失殆尽了。

三伯父勉为其难地应付着新婚妻子，脑海中却始终浮现着李儿翠的影子。他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疯狂地迷恋上她。夜深人静之时，如果他的思想潮水般地不能平息，他就会努力地去听窗外的寂静，“或者可以带上她出逃，要不伙同她情死。”他感到他的这些想法像一些尖利的器具刷刷地撕裂这夜的静谧。

“情死”是纳西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现象，字面上的意思是为情而死。那些真诚相爱却又无法结合的青年男女双双殉情，以求到另一个世界去长相厮守，这个美丽富裕的情人们的乐土叫“玉龙第三国”在古纳西人的意识形态中真实存在，关于情死的故事很多，带有一种凄迷

的传奇色彩，我们在沙蠡先生的作品中可以找到。

而在这里，三伯父是一个读过书识汉字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现实而不是幻想，再加上李儿翠是汉族，情死对于她是无法理解的。

渴望爱情却又注重现实，这两个对将来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只苦于寻找偷欢的机会，尽管每一次相娱带给他们的都是无尽的茫然。

这一切就没有逃出敏感而颇有心计的大伯妈的眼睛。她是一个高颧骨、皮肤黝黑的女人，办起事来风火而果断。她注意到三伯父注视二伯妈时有一份特殊的眼神，这种眼神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神经格外发达的女人来说简直是再清楚不过了。她首先将这个发现告诉她的小姑，她最信任的朋友，一个老也嫁不出去的姑娘，她是我父亲惟一的姐姐，长着一张宽大的脸庞却丝毫没有思想，她们时常在一起嘀嘀咕咕，神色就跟当年她们议论二伯妈是一只成精的猫那样神秘，兴奋。

这时候，二伯妈怀孕了。

老奶奶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正在吃中饭，那天清晨二伯妈没有起床，没有赶早去挑水，也没有做饭，而是睡在床上一直睡到中午，她说她头疼，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老奶奶便请来大夫。她送走大夫后缓缓回到饭桌边，拿起碗正要吃，想了一想又放下，用一种她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语气说：“儿翠有喜了。真是玉龙天神对我的厚爱啊！”她连续“阿弥陀佛”了好几声。

这个消息使得大伯妈和小姑连忙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两兄弟，发现他们俩几乎同时漫不经心地低下头去吃饭，不同

的是二伯父低下头掩饰一份不安和狂躁，而三伯父的眼中却流露出那种初为人父的傻乎乎的惊喜，脸也跟着微微发起红来。大伯妈和小姑迅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当厨房最后只剩她们俩的时候，她们便迫不及待地说出相同的话来。

奶奶在念完“阿弥陀佛”之后说：“从今往后，儿翠就不能挑水了，轮到你去挑。”这句话是对她的女儿说的，但是她的眼睛却瞟了三伯妈一眼，使得她在板凳上不安地挪了挪屁股。

如果不是三伯父急于想见到儿翠，如果不是他见到儿翠之后恋恋不忍离开，沉醉于温柔乡中；就如几年前若不是那微妙的不经意的接触激发了儿翠姑娘的情感，我就真不知这个故事将如何发展下去。

有人说，夫妻之间本没有血缘关系，孩子才是他们的血缘纽带，二伯父心里很清楚，孩子不是他的，他与妻子连仅存的夫妻情分都已被磨光，更不要说血缘关系了。但他有着一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慰感，一个饿得快死的人意外得到一顿美餐就会有这种美不胜收的欣慰感，这种良好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莫名其妙所带来的不安甚至是耻辱。所以确切地说来，二伯父是很可怜的，我对他充满了怜悯。

三伯父却就不同，我们在即将为人父母的时候，都会有自我膨胀得一塌糊涂的感觉，令人晕乎乎，他就是在这种飘飘然的情况下产生了不见她不行的欲望，也就在这个晚上，悲剧彻头彻尾地击垮了这个家庭。

这是一个奇异的夜，月光很亮，老鼠、猫头鹰和一切在夜间活动的动物都异常活跃，许多人无法入眠。

待夜更深一些，三伯父悄悄地起床，他潜到二伯妈的楼下轻敲了三声楼梯，这是他们约好的暗号，二伯妈听到这声响觉得心好一阵狂跳，她决定不去理会它，沉寂的夜偶尔听到窸窸窣窣的黑暗的声音。过了半天，这声音又急躁而执着地响起来，格外清晰，每响一声，她的心就跟着跳一下，使她再也不能平静，她看看仿佛是熟睡的丈夫，下定了决心，蹑手蹑脚地起了床。其实，二伯父又何曾入睡呢？他睁开眼看着朦胧的夜色中二伯妈那有些发胖却依然灵敏的背影，脚步如猫一般宁静而阴郁，默默地咽了一口苦水，“由她去吧！她还年轻，只要我有这做父亲的名分。”他突然觉得自己开始变得麻木而猥琐，心中一片苍凉。

他们上了阁楼，那是一个安全而温暖的地方，散发着粮食的清香，还有什么比这种香味更能使人痴迷而颠狂呢？

然而他们终究被发觉了。

我们都知道，大伯妈早就注意到他们的行踪，当时她的第三个女儿刚刚出生，她需在深夜起床喂奶，于是轻易就发现他们的一前一后的身影，这一回她是不会放过了。

她权衡再三，然后匆匆走进三伯父一家的房间，之所以不去叫醒二伯父而去喊三伯妈是因为女人太了解女人了，她摇醒面朝里睡得如一只弓虾的三伯妈，结果正如她所料，三伯妈来不及穿鞋就发着抖往阁楼跑。她注意到平日里这个像模像样的大家闺秀竟长着一双硕大的脚，不禁暗笑一声。

然后她颇踌躇了一番，决定先找来小姑，再伙同她一起去喊婆婆，这样承担的责任可以少一些。她正欲离去，不料一声苍然的“是谁”唤住了她。原来婆婆也已经醒转过来，她

只好压低声音柔顺地说：“是我。”又问：“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她竟不好措辞起来，依旧压捏着声音说：“二嫂、三嫂、三叔几个人在阁楼上闹起来了，为什么事也还不晓得。来喊妈作主的。”然后听见一声苍然的，“玉龙天神啊！”这一声无奈的叹息饱含有丰富的内容，她所担心的事情终究发生了。接着是窸窣窸窣穿衣服的声音，大伯妈耐心地等着老奶奶出来，又耐心地等她点灯，她们都已听到阁楼上的一片混乱声，所以急急地走着，任老奶奶怎么问，她只是一味地说“不晓得”。

等上了阁楼就一切都晓得了，两个女人都发着抖，三伯妈乌黑着嘴，赤着脚，二伯妈摆出一副横竖都豁出去的嘴脸，这些日子以来，她变了许多，她的性格被日子给淘得粗劣而尖刻，或者她原本就这样，只不过掩饰了几年，况且，她从一开始就在心里做好了迎战一切的准备，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此刻，她像一只愤怒的母猫，为了孩子和爱情亮出了藏在骨髓里的爪子。

三伯妈完全丧失了理智，我们前边就认识了她，她在本质上是个很能闹的人，只不过作出一副知书达理的模样，她见有人上来，越发不依不饶，奶奶喝了两声都没有将她喝住。三伯父夹在两人中间不知拉谁，只是下意识地护住儿翠，这个时候一定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大家都替他感到脸红，有时候，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毫无办法的，不管平时他们多么地八面威风。

二伯父是被小姑喊上来的，他心中很有底，而且场面本身一目了然，如果还有谁不明白，那么他就是傻子。二伯父虽然傻傻地站着，但他肯定不是傻子，她们越闹越不像话，小

姑便涨红着一张脸对二伯父喊：“站着干什么？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这是一句平常的骂人话，如果对一个正常人说，对方只会皱一皱眉，或许都不会，然而对于一个有隐患的男人来说，无异于是一根易燃的导火索，他感到刚刚涌上心头的那苍凉感被一把扯下，然后被谁粗暴地填进嫉妒与仇恨，直至盛不下，盛到脸上去，他铁青着脸上去拉李儿翠。

却不知李儿翠像被火烧着一样跳起来：“挪开你的脏手，不要碰我！”她显得歇斯底里，二伯父脸上肯定挂不住，他反剪了她的手，三伯父也趁机狠狠地制服了三伯妈，并烦躁地在她的嘴里塞了一把米，于是暂时只听见二伯妈的哭声，“我就是偷，偷了怎么样，我早受够了。”二伯父一脚将她踢跪在地上，她愈是骂便愈扇她的耳光，血从鼻孔、嘴角流下来，“他为什么不来劝阻呢？”她的心痛苦得缩成一团，要知道他是她惟一的支柱呀！

“够了，她有身孕！”奶奶的声音被一片咆哮淹没了，她抖着手去拉儿子，但二伯父红着眼对她说：“妈，你让我打死她，这下作的母狗。”李儿翠跪在地上用头去撞他，“打死我吧！我总比一辈子当活寡妇强。”她爬到老奶奶跟前，抱住婆婆的脚用她生平最大的嗓门嚷道：“妈，你让他打死我吧！反正我也活够了。”老奶奶想顺势将她扶起来，然而她铁定了性子闹下去：“我死也不做他的媳妇了，他根本就不是男人，他是阉鸡，他从来都只会用手奸人……”她哽在这里颤栗着。

突然一片沉默，每个人，包括被塞了一口米的正准备反土重来的三伯妈都无法控制地看了一眼二伯父的手，这只手正停在半空中，大家都注意到他的粗短的指头不觉察地抖了

一下，有那么一分钟，二伯父觉得这只手很多余。

必须承认，李儿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男人的自尊有时仅是一块易碎的玻璃，她的最后一句话在不经意间将这块玻璃砸得粉碎，虽然我们是那样地理解，或许她只是想发泄这几年来受虐待的压抑心情，或许她只想为自己的爱情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许这是她对生活的报复……

总之她忽视了一点，一个被彻底摧毁自尊的男人是多么可怕。一股肃杀的戾气带着冷风袭来，每个人都极快地哆嗦了一下。

二伯父转身就取下一支用来打兔打野鸡的火铳，它就挂在他身后的柱子上，大家是要去阻拦的，虽然都知道这种火铳平时并不放火药。但是谁也没想到会这样快，谁也没想到会这样糟，火铳里偏偏放着火药，他对着她的嘴开了一枪，她的头一偏，这一枪就不偏不倚打在她的眼睛上，只听见“轰”的一声。

李儿翠尖叫了一声，弥漫开来的红色使她一阵慌乱，但是她没有去捂眼睛，她捂住了肚子，剧痛使她流产了。

这时候，我们一直忽视了许久的那只老猫突然从屋顶上窜下来，准确地说是跌下来，并且伴随着一声我们从未听到过的异样的猫叫，凄悲，嘶哑，酷似一个喉咙有毛病的老年男人的声音。它从屋梁上跃下来，跌在人群中间，头折到胸口附近，咽气了。

只有三伯父没有见到这只莫名其妙的猫，他只看到李儿翠下身流出的血，起先是殷红色，染红了雪白的衣裙，最后变成黑红色，他明白这是一个孩子，是他的骨肉，如今他们

都死，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生活随着生命的消逝丧失了它的全部意义。他从发呆的二哥手中轻易夺下那支火铳，他在那只猫发出凄厉叫声的同时对着二哥扣动了扳机，那短暂的一瞬间，他的眼中定是一片血雾。

那种火铳我们是很熟悉的，要打一次填一次火药，许多时候，填了火药也会哑枪，要退出重新填，我们家那些爱打猎的男人们不止一次遇到过瞄好猎物却哑枪的情况，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猎物逃离视线时恶狠狠地诅咒这支老化的枪，然而就在那天夜里，它极为捉弄命运地连响两声，划破了宁静的夜，也结束了这个家族宁静的生活。

这一枪打中了二伯父的喉咙，他直挺挺地顺着柱子坐下去的时候，脸上还是那种无意中杀死别人的发蒙的表情，还来不及更换他便死了。

三伯父打死了他的亲哥哥，他本来只想威胁一下他的，但他确实死了，鲜血像一眼泉水咕咚咕咚地冒出来。恐惧使得三伯父丧失了一切理智，他扔下了火铳，跑的念头疯狂地占据了她的脑海，往什么地方跑，跑多久他不知道，他只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快跑吧！你这怙恶不悛的罪人！”他记得在新派的小说中读过这样的话，最好在永无止境的奔跑中耗尽生命。

他夺路而逃，撞到了小姑的肩膀，许多年后小姑说当时他的脸已苍白得没有人样，她痛苦地捂住脸。

那天夜里，古井深巷那些耳朵灵敏的老人都听到街上传来剧烈的奔跑声，脚步很大、很急而且很有力，踏在石板路上发出咚咚的音响，仿佛这个可怜的人正被一种极可怕的怪

物追赶。奇怪的是这种声音并没有消失，很多夜里，失眠的人们都能听到这惊慌的脚步声，响得清楚而持久，重重地落在人们心上。

他这一跑就是十年，杳无音信，或许也已经死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人们在混乱当中没有注意到三伯妈悄然不见，待人们想起她派人到她房里找时，她已经吊死在屋里，两只宽大的脚板在空中晃悠悠。

生命是无辜的。

人们这样作践生命是令人痛惜的。

我们这样叹息。

“当然，那一夜也有一个人睡得格外香甜，那就是我。”父亲接着讲，他说他一生都没有那夜里那样睡得安稳浓沉。他听见两声清脆的爆竹响，原来是梦见过年了，两声脆响之后，他看见两条赤练蛇飞上天空，后来变成两条光亮的彩带，在深黑色的夜空上下翻舞，煞是好看。紧接着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头上，他快乐极了，把巴掌拍得通红。

“但是爸爸，既然你在做梦，你又怎么知道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呢？”“是呀是呀，我是怎么知道的呢？”父亲狡黠地笑着，“爸爸就是爱骗人。”我们极不满地一哄而散，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女孩：“后来呢？”“后来？你们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是的，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李儿翠被救活了，但她瞎了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也看不清东西。她的母亲来接她。那时候临近解放，她母亲已经穷得一无所有，但还保持着娇媚的语调和骄傲的神气对我奶奶说：“老东西，我女儿虽然瞎了一只眼，但你的儿子死一个

跑一个，怎么算都是我赚。你好好心疼自己那把烂骨头吧！”她尖刻地翻着白眼走了，我奶奶自此卧床不起。

我父亲自从病好后就仿佛变了一个人，考学特别顺利，被他舅舅带到省城念书去了，毕业后被分配到外省工作，娶了一个新派的小姐做妻子，几年后带着妻儿回来，在新城里买了房子定居下来，平时没有事便不大走古城，老奶奶和大伯父一家依旧住在古井深巷。每年春节，我们都去看望他们。孩子们在狭长的巷子里追逐嬉戏，笑闹声显得翁声翁气，但仿佛给四壁注进去新鲜的颜色，那些灰暗的古旧正被一点点地洗退了似的，天地也跟着亮堂起来。他们都很健康，如果不去触及尘封的回忆，那么也很快乐。

李儿翠的母亲解放后被抓去劳动改造，这个女人命很硬，关了几年后又好端端地出来，依旧是一副骄傲的神气，只不过讲起话来嗓门又粗又大，她们已经没有房子了。这期间儿翠安了一只玻璃假眼，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只是不会转动而已，她的另外一只真眼睛却终始又红又肿，眯成一条缝，不断地流眼泪。她在古城摊头摆了一个火炉，烧新鲜的烤包谷卖，用此来养活她自己和母亲，她的母亲常常斜坐在旁边晒太阳，挺着她曾经异常秀丽的脖颈。夜里她们睡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们路过，父亲远远地指给我们看，“那就是你们的二伯妈，她以前是很漂亮的，她的名字叫李儿翠，或者是黎儿翠，我记不清了。”我顺着看过去，看见一个苍老和丑陋的女人，那张脸上，哪怕是能够证明她曾经年轻过的痕迹都一无所有。“我们不要过去。她认识我，她会认出我来的。”父

亲慌张地呻吟一般地说，然后弓着腰，用一只手挡住脸，这样，就使平时还有一些风度的他看上去有些猥琐。我们心虚地绕着道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

再次见到她是一年的中秋节，黄昏时分，我拎着一盒月饼要到学校去。外地来求学的孩子们等着我，我们要在校园里举行每年一次的中秋晚会。月亮还没有上来，或许就不会上来，因为天空密布着阴云。

这该是一个团圆的日子，街上有些凄清，行人的脚步如我一样的匆匆。为了赶时间我从古城穿过，于是见到了她，我分辨不出她的五官和表情，但无端地感觉到她正用那只玻璃假眼看着我，令我一阵阵地发凉。朦胧的夜色中，她的那炉炭火格外温暖地发着红。

人很少，她的母亲也没有坐在她旁边，见我走过，她便幽幽地喊一声“买烤包谷——”声音软软地拖长。我不知为什么突然疑心她会认识我，疑心她要跟上来，心里一阵慌乱，于是加快了脚步。然而她终究没有，除了我的高跟鞋踏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外，耳朵里只有一片寂静。

我终于走出古城，走上大路，可以看到远处校园里朦胧的灯光，耳里仿佛隐约听到孩子们飘渺的歌声。夜风凉凉吹来，裙裾轻轻击着我裸露的小腿。